

尸 尸

子(汪輯)
子(孫輯)



Z121
1
:0580

尸

'86

子

尸
汪繼培
俊著
輯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尸 子（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湖海樓叢書收有此
書故據以排印至問
經堂叢書及平津館
叢書所收孫星衍輯
本與汪輯頗有異同
已另印行

序

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隋唐志並同。宋時全書已亡。王應麟漢志攷證云：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爲一卷。其本皆不傳。近所傳者有震澤任氏本、元和惠氏本、陽湖孫氏本。任本凡三篇，曰仁意、曰君治、曰廣釋，實皆攢摭佚文，傳會舊目。廣釋卽爾雅疏所引廣澤仁意，亦見爾雅疏。君治無攷。諸子彙函有此篇，乃聯綴羣書虛造名目，不足據也。繼培初讀其書，就所攢摭表識出處，糾拾遺謬，是正文字。後得惠孫之書，以相比校，頗復有所疑異，迺集平昔疏記，稍加釐訂，以羣書治要所載爲上卷，諸書稱引與之同者分注於下，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者爲下卷，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別爲存疑，附於後。謹按劉向別錄，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八，可爲歎息。然繇所槩見，推竟端委，尙有可意會者。張湛注列子，其序云：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玄示旨歸，多稱其言。今按歸人之說，見天瑞篇。言行影響之說，見說符篇。其所誦述，定非數言。淮南子墜形訓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又云：北極有不釋之冰，其說皆本尸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臣者呂強傳，謂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墜形之文，常在此篇。準是以求，則墜形訓九山、九塞、九藪及水泉諸說，必皆仍用尸子可知。又因引贖人而知爲子貢事，引悅尼來遠而知爲葉公問政，引湯德及禽獸而知爲解網，觸類引伸，課虛以實，有是在好學者之深思矣。劉向序

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生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勰又謂其兼總雜術。術通而文鈍。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旨。諸家徵說。率皆採摭精華。翦落枝葉。單詞賸誼。轉可寶愛。其書原本。先民時有竊取。後出諸子。又或餐挹其中。傳相蹈襲。今輒刺取各書。略明歸出。欲以證釋同異。史記孟荀列傳言。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云。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漢志班固自注。又以佼爲魯人。晉魯字彠相近。未能定其然否云。嘉慶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協洽。陽月。月既望。蕭山汪繼培識。

尸子卷上

勸學

蕭山汪繼培輯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四句亦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三。說苑說叢云：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文子上仁：老子曰：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孟子公孫丑篇：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亦見呂氏春秋尊師篇。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繅之，以爲美錦。大君服而朝之。一作人君朝而服之。按鹽鐵論殊路篇云：干越之鉞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語意本此。大君見易師卦：身者，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之。原作子，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夫繭以下，據御覽六百十三、八百十五、八百廿五補。韓詩外傳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淮南子泰族訓同。劉子新論崇學篇云：置繅以爲絲，織爲縑，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雕以文藻，而世人榮之。置之不理，則素絲蠹於篋，籠人之不學，則才智處於心胸。本此是故子路卜之野人。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集解。父還辨命論注：作東鄙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見御覽八百廿九句末有也字。顏涿聚，盜也。顯孫師，駟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二句見文選辨命論注。顯作賢，韓詩外傳八：子路卜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

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荀子大略篇云。子贛季路。故鄆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鄆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顯人。夫學。譬之猶礪也。昆吾之金。四字見山海經十八注。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前漢書相如傳注。文選子虛賦注。又玉篇一。昆吾字從玉。而銖父之錫。使干越之工。新序雜事一。船人固桑曰。劍產于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釋文司馬云。干矣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船之子。楊倞注云。干越猶言吳越。劉台拱荀子補注云。干與吳城郡溝通江淮之郡同。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絺。高誘注亦云。干矣也。鑄之以爲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使干越之工以下。見御覽七百六十七。礪砥作砥礪。又六百七引今人以下。礪其劍。礪其身。上雖有砥字。北堂書鈔八十三同。山海經三注引加玄黃砥。玄乃目之誤。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吳越春秋言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澗而出銅。區冶子因以造純鉤之劍。銖父之錫亦赤堇類也。御覽誤錫爲鐵。孫氏據之以改正文。非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鏑。則水斷龍舟。陸制犀角。夫學亦人之砥也。本此。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曾子以下。見文選。弔魏武帝文注。懼作禮下。有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二句按所引曾子。見大孝篇。懼而無咎。曾子作

體而無德。史鮪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曠，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遽伯玉之行也。韓詩外傳二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曠，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怙，愷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善廢句，作以善存亡，汲汲家語。弟子行，作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設作極，然則與與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韓詩外傳三：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顧卜之於先生。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史記魏世家：說苑臣術篇並同。此以爲屈侯附語，疑誤。附卽翟黃所進者，魏世家作鮪，說苑作附，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與富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政於天下也。說苑尊賢篇云：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又云：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弑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濁乎？閭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濁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舉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今非比志意也，而原脫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得列，亦可。可上疑脫不字，以卻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三句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卅六論語。

里仁爲美之與比說苑說微云君子比義農夫比穀莊子徐無鬼篇云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惟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以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毛傳云憩息也天子諸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則賤矣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徧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原校云而舊作與按荀子需效篇云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意林 御覽九百六馳走作走而未句作謂不反顧也呂氏春秋博志篇云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

土積成嶽則懷棗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舂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文選子虛賦注勵志詩注 意林作水積則生舂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 御覽六百七豫章之木作懷棗章餘與意林同 以上二條諸書不云勸學篇文意林在農夫比粟條上知同在此篇附錄於後 荀子勸學篇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說苑建本篇

云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

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書鈔八十三御覽六百七十二書所引不云出勸學篇按劉子新論崇學篇云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下接夫豐饒以爲絲云云皆採尸子語知本書必同在一篇故附錄於此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機而答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范獻子以下見御覽四百廿八六百廿四六百卅三原本在作存据御覽改御覽六百廿四遊作泛善修作若修子尙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書鈔卅引賜舟人田清涓亦見漢書古今人表中下御覽六百卅三引欒氏新書曰丹涓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丹蓋清之誤劉子新論貴言篇云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皆本此

臣天下一天下也原本與上不分段按已下文義與貴言之旨不合疑別爲一篇一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春秋繁露云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

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本此目之所美，心以爲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爲不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爲不義，弗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心者以下見五行大義四長短經。德表篇注：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干霄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文選：枚叔上吳王書云：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擐而絕，手可擐而爪。注引此三句，干霄作千丈，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傾也。燠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抒江漢之水，弗能救也。淮南子人間訓云：夫燠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及至火之燭孟諸而炎雲奮，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禍之始也，猶燠火蘖足也。足字衍，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案突當作突，說文云：突，深也。一曰：應突，從穴，火求省聲。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漢書霍光傳：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羣書治要載桓子新論，以爲淳于髡事。淮南子說山訓：淳于髡之告火，高誘注與新論同。入於囹圄，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疑得天下，而務塞之。

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明原作神，案墨子公輸篇云：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今據改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天地二句及此句，見文選顏延年釋奠詩注：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淮南子泰族訓云：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亦見文子繡職篇：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益原作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墨子魯問篇云：吳盧謂子墨子義耳，義耳，形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盧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緩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師先王之道而來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

賢於耕織也。

尸 子 卷上

八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於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疑也。日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荀子天論篇云。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舜之方陶以下。見御覽一百九十五下。作也。南面上有及字。路史後紀十二注。君作治。被作蒙。淮南子淑真訓云。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意林引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益。御覽三十步作遠。遠作近。六百廿無近字。下並有君之於國也。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四句。又三百六十六及藝文類聚十七引。使日在足下。則不可以視。書鈔廿九引。居高視尊。此書日在井中。與目在足下。不相接。又無君之於國數句。蓋刪節失次。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

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他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書高宗彤日釋文近作呢。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孟子萬章篇咸邱蒙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疑術。奪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說苑立節篇云。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人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勿受。家語在厄篇。作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破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天。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趙策諒毅曰。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又呂氏春秋應同篇云。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刳胎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源。則龜龍不往。說苑權謀篇。以爲孔子語。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聖。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三句見其短經釣情篇。注。聖作懼。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下上疑脫能字。淮南子說山訓云。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高誘注。上。大也。夫河

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管子五輔篇云：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文選：豪士賦序注：無地字，裁作財。古字通。按：羣書治要六篇，太公曰：天下有物，聖人裁之。新語道基篇云：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管子心術下云：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楊倞注：財與裁同。裁物之制分，使事以立官。見文選晉紀總論注。下有以固其國四字，當連上引左傳或多難句，刻誤接此。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勳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君臣以下，見長短經反經篇注。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下文作多，按：貴言篇：治天下篇，並作多。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韓非子揚權篇云：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申子大體篇云：名自正也，事自定也，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周公以下，見書鈔四十九。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韓詩外傳四傳曰：周平公酒不

雖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淮南子諡言訓云周公設臚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知此道也疑衍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

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臯陶食不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四句見御覽八十一才作財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效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效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效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夫弩機損若黍則不鈎益若口則不發言者百事之機也夫弩以下据原本北堂書鈔武功部補呂氏春秋察微篇云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實覈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覈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